



# 敬向佛教徒進一言

蓮花妙音

我們佛教徒學佛的目的，是為了人生的究竟。故學佛以究竟義為第一。生死問題為人生之大謎。這個問題不解決，則人生終無究竟意義。所以人生第一目標就是解決生死問題。這樣說來人生的首要就是尋找解決生死問題的方法。什麼方法都好，只要能解決生死問題。但必須是究竟的解決，不是丟下不管或部份的解決。我們就應當執持不放。如果在佛教以外另有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解法，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。所以我們佛教徒才死心塌地信仰了佛陀。這是所有佛教徒共同感覺，不在話下。不依識。四、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。就是這個意思。不過在現世中，除了佛教以外，我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。佛教是解決生死問題的工具，既非哲學亦非宗教，更非世界上用以為謀生工具的學問。再往下說他更不是叫他去做標奇立異出風頭的對相。我們只是根據四依法來解決生死問題而已。如果有人拿他當哲學研究，儘管叫他去做研究。他不是為了解決生死問題。需知道最好的哲學，最後結果不過是比量上的知識而已。對解決生死問題上說，還有雲泥之隔，何況非量的哲學！拿佛教當哲學的研究，最後結果不過是比量知識上的哲學。拿他當宗教的說，宗教都有牠迷信的對相。佛教並沒有這種對相，所以也不算對。不過迷信佛者，總算差強人意罷了。拿他當謀生工具，學問那簡直不不知佛教為何物，並且也不知人生為何物了。再說拿他當作標奇立異出風頭的對相，那更不足與言佛教了。此外還有一種人，拿佛教當放蕩的對相。這還算勉強。但是他所作的僅是放蕩，和生死一點也不發生關係。假如他所做的是僅放蕩而無據，那就更糟了！

現處末法時代，以上的現相層出不窮。我們佛教徒眼花繚亂，無所適從。一不小心跟隨他們而去，不知不覺墮入魔淵。恐釋迦祖師再世，也無法救拔了。這是多麼危險呀！奉勸諸位同道多加謹慎，不可盲從附和。但是我用什麼眼光來抉擇他們呢？這很簡單：一、我們抱定宗旨學佛是為了解決生死問題，而不是為了其他。凡其所談遠離這個宗旨者，都是魔說，不可信賴。二、佛法固不離世法，但終以出世為究竟。凡僅談世法而輕視出世法者，都是魔說。不可信賴。三、只談哲理而不尚修持者，那是哲學家不是佛教徒，不可信。四、侈談佛經真偽而不講如何修持者，叫他自己去放蕩好了，我們不可輕信。五、詳細觀察發表議論的目的何在。依法不依人，固然我們不能以人廢言。但是發表議論的人不過是傾心作祟，目的在出出風頭，縱然是正確的議論，其中亦必有意氣存在，決非純潔，更何況是純出意氣之言，更不可輕信。六、以佛法當謀生工具的人的說法，我們容易認識。自易簡擇。總而言之、我們要抱定主義「了生死脫離」為第一。根據四依法來決定我們修持的途徑，就沒有什麼大錯了。

佛法是不可說的，說出來的，不過是教我們如何達到不可說的境地而已。所以佛說不出兩途：一、理論引起人的信仰——使人信仰有不可說境地之可達。二、方法——具體的修持法門——令人依法修持達到不可說的境地。我們既已信佛，就是已知有不可說境地之可達了。次一步就是努力依法修持，疾速達到這種不可說、不可思議的境地。假如我們還在理論上兜圈子，而不努力修持，這種數他家珍的辦法，有什麼用呢？如果我們為了宏法度生，願意使徒知佛法者生信，理論固不可不研究。但是理論只要能使人起信即足。對什麼用呢？如果我們為了宏法度生，願意使徒急需的是如何修持的方法，不是多談理論的時候了。這點敬懇諸同道賜予注意。

上來所說似乎偏重自我解脫，不管他人，屬於二乘。然所謂大乘發菩提心者，仍屬自我解脫之手段而已。六度萬行無非為破「我」一法「二執」。這正是修行。把他當作目的，那只是為佛法而佛法，不是佛法為了生死。假如丟掉了自己的生死問題不談，專令佛教徒去注意社會國家問題，難道這是世尊的本意嗎？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有是理嗎？我們僅能就我們環境的因緣，行我們破「我」一法「二執」的菩薩道而已。用嗔恨心，嫉妬心與社會去鬪爭，甚或要學政治上的革命手段，這豈是我們學佛的目的！諸同道們別忘了我們是為了解決生死問題呀！是為了求人生之究竟義呀！修行是第一呀！空談理論是無補實際呀！我們自己不是再多談理論的時候了！

菩提樹生已過年。生長的很順利。欲其多結果實，似乎仍須多量水來灌溉。諸位同道！我們可能就是這棵樹上的一隻果。請諸位多多用大悲水灌溉他。使他茁壯繁茂，快快開花結果。假如我們也在這樹上佔了一個果位，那是何等等的幸運！今逢牠的華誕，主編朱大居士硬要我的賀禮，不送簡直就是不行；無奈在旅途中，匆忙的亂



## 菩提樹之戀

門外有一株茂盛的菩提樹，我深深地戀上了它。每當我煩悶的時候，我便在那兒徘徊徘徊……直到我想出了這世世的真理。

今天黃昏讓夕陽點綴得更美，但我心底更空虛。菩提樹下又出現了我孤獨的影子，人間的繁華填滿不了我心底的寂寞。

多情男女，生離死別，富貴如煙雲，什麼都是鏡花水月。說什麼錢財勢利？弄什麼刀槍干戈！畢竟總成空。

大陸的親友在受荼毒，為什麼他們沒一點慈悲？許多的年青孩子在流浪，浪跡的生涯刺傷了他們的心。我要出塵脫俗，我先向這菩提樹許下我的心。

夕陽沒山，夜幕籠罩，但我心已不空虛。

門外有一株茂盛的菩提樹，我深深地戀上了它。每當我煩悶的時候，我便在那兒徘徊徘徊……直到我想出了這世世的真理。